

《群書治要 360》學習分享 蔡禮旭老師主講 （第二十二集） 2011/8/27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
檔名：55-057-0022

諸位長輩，諸位學長，大家下午好。我們看四十八句第十冊一千三百一十五頁，在中間下面的位置。「明主患諛己者眾」，我們一起念一下：

【明主患諛己者眾。而無由聞失也。故開敢諫之路。納逆己之言。苟所言出於忠誠。雖事不盡是。猶歡然之。】

一開始講到了『明主』，英明的君主，他擔憂的是諂媚自己的人太多，這樣他就聽不到自己的過失。所以能納諫的態度，來自於第一個他的自重自愛，他希望成就自己的德行而不是虛度光陰。再來，他有愛民之心，他希望把國政治理好，不能誤了老百姓，要不斷的察自己的過失，把政治辦得更好。所以能很好接受臣子的勸諫，他根本的動力還在自愛愛人。相同的，我們今天聽親朋好友的勸告，假如很難接受，第一個我們不自愛，我們要隨順自己的習性，聽不進忠言。再來，是我們也沒有愛我們身邊的親人朋友，因為我們得過且過了，父母、親人都還要為我們擔憂。所以從這分析，我們還是比較愛我們的壞習性，不愛道德，不愛身邊的人。所以這些理，我們得冷靜想想，最大的障礙在自己好面子，在自己自我太強，都是我的感受、我的想法，不能體會到對方的善意、苦心。

我們之前有提到，有一次太宗的女兒出嫁，魏大人勸諫，說公主出嫁的嫁妝超過了長公主。長公主是指太宗的姐姐，稱為長公主，她的輩分就是高於所有的公主，其實也是公主的姑姑輩，所以這樣是違禮的。那是太宗家裡的事，是很敏感的，魏丞相也是直接勸諫，而且皇上守禮，臣民百姓就跟著效法，上行下效。其實一個領

導者、一個君王，應該沒有家事、沒有私事，他所做影響的面都是很大的。所以在經典裡面，都是期許這些在位者、有影響力的人，要「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」，就一舉一動都要有一種責任，帶動正確社會風氣的一個心境。讀書人應該也是如此，《了凡四訓》說的，「發一言，行一事，全不為自己起念，全是為物立則」，要給社會一個好的模範。有這樣的心境才稱得上讀書人，不是學歷很高就叫讀書人，是能胸懷國家人民，這才是讀書人的一個心境。

而當時候魏徵這麼一提醒，是在道理上符合禮教，太宗接受了。回到家見到他的長孫皇后的時候，把這個事給皇后說了，因為畢竟是他們的女兒要出嫁。講完以後，長孫皇后真有德行，那是自己的女兒，魏大人是要砍自己女兒的嫁妝。所以人有時候因為情愛就變得不理智了，長孫皇后聽了以後，對太宗講到，魏大人這麼做太正確了。而長孫皇后又藉這個機會，讓太宗皇帝更體恤他的臣子。她說到我是你的妻子，跟你這麼親密，這麼多年走過來，縱使我要勸你還是戰戰兢兢，有時候都不大講得出來。關係這麼密切要勸都不容易，更何況是你的大臣，他們的難度遠遠在我之上，甚至還要恐懼惹來殺身之禍。所以他們肯這麼樣給你進忠言，比我更難，所以太難得了，更肯定魏丞相。

所以這個故事也給我們啟示，其實身邊的親朋好友要勸我們，有時候也是難以啟齒。為什麼？顧及我們的面子，還得要顧及我們的脾氣，看他心情比較好一點再勸吧。他考慮很多，他要鼓起勇氣才能勸我們。假如我們想到勸我們的人這麼難，這麼大的苦心，反而就容易接受他的勸。所以能夠設身處地他的難，就會珍惜他的難，然後去接受他的勸。所以難不是難在外面，是難在我們自我太強，你這麼說，我不高興，我不能接受，都是這個我在作祟，才讓我

們聽勸告難。所以能體恤他人勸我們難，能體恤到說我趕緊改掉過失，我才能利益我的孩子，利益我的家庭，利益我的團體。有這分愛心、責任心就會感激別人的勸，因為真的不想給身邊的人，不好的影響，所以早一天有德行，當然能早一天利益人。

我們看堯帝、舜帝，他們都是歡喜接受別人的勸，這都是跟他愛護百姓很有關係。大禹是聖人，「聞善言而拜」，這個大臣勸的是對的，對他自身、還有對國家很有幫助，他行禮給他拜謝。所以我們從今起自愛，又有愛人的責任心，希望自己德日進，過日少，這樣的心愈急切，面對別人的勸就愈能欣然接受了。唐玄宗大家可能對他比較熟悉，他的太太是楊貴妃，玄宗他在楊貴妃還沒有出現以前，他是開創了開元之治，開創了一個盛世他很不簡單。當時候開元盛世之時，有個大臣叫韓休，常常給玄宗進諫，玄宗常常被韓休進諫，所以有時候比方在玩樂、打獵，樂不思蜀的時候，會突然問旁邊的人說，我現在做的事，韓休知不知道？你看人其實都很有良知，自己在玩樂的時候心裡會不好意思。結果這麼一問不過一會，韓休的奏摺就來了，報，已經來了。所以每一次比較放縱的時候，這個奏摺都會以宅急便的速度，會以快遞的速度就送到他這裡來了。

有一天玄宗照著鏡子，有點笑不出來，旁邊的近臣知道，就是這幾天韓休勸得太厲害，讓皇帝有點鬱悶。旁邊的近臣就抓住機會，因為忠正之人就是特別會得罪這些諂媚的人。所以就看皇帝不高興了，抓住機會：皇帝，就是他讓你這麼痛苦，讓你最近瘦了一圈，把他調走，眼不見為淨多好。唐玄宗講，他說每一次韓休勸我，我感覺很不舒服，當時候不舒服，可是後來覺得心裡比較安心，他講得對，一冷靜下來，他這麼想還是為國為民。反而蕭嵩另外一個大臣，每次他都順我的意思，我當時候聽了很舒服，可是回來心裡

一想，很不安，聽了他的話可能人民就要受害。所以還是要多聽韓休的話，唐玄宗講了，反正瘦了我一人，肥了天下人還是很值得。您看他為什麼能聽勸？他有愛民之心。

我們從事教學工作當老師的人，小朋友都聽我們的，教別人教多了，都是講給別人聽，聽別人勸就不容易。所以我有一個朋友他就說，娶太太不要娶小學老師。這個朋友的名字我不能告訴大家，我怕他會惹來殺身，不是，當然忠言逆耳，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勸我們。他說找對象不要找小學老師，因為小學老師，在學校是小學老師，回到家裡還是小學老師。喊她先生像喊小朋友：你快一點、快一點，慢吞吞的，搞什麼鬼？所以看別人多了，講別人多了，有時候反省自己，接受別人勸的態度，往往比較不容易提得起來。我們當老師的轉一個念頭，接受聖賢人的勸，接受他人的勸，我們的德行就日增了。我們這個受諫的態度，無形當中就影響我們的學生，我們德行上去了就更有智慧去教育孩子。所以這樣利益學生的心，聽到勸是高興的！其實歡喜跟痛苦之間，就是在一個心態的問題而已，能真正自愛愛人，時時都是處在法喜當中，忠言就不逆耳了，聽到別人的勸如貧得寶：我不想誤了自己，我也不想誤了他人，就鞭策自己，在自己的習性當中就願意下功夫。

「明主」他想利益人民，怕沒有能了解自己做得不妥的地方，『開敢諫之路』，廣開勸諫自己的風氣，能夠聽取反對自己的言論叫『納逆己之言』。而且「納」字是很有肚量，因為臣子他在勸諫，有時候不見得所有的批評都是很準確，但畢竟他是一分忠誠。所以接著說到，『苟所言出於忠誠，雖事不盡是，猶歡然之』。他是出於一片對國家、對君王的忠誠，縱使講得不完全正確，還是歡喜接受，這樣他以後更敢勸諫，而且這個態度，也會讓臣子勸諫沒有顧忌。因為臣子他要勸君王的時候，事實上他是戰戰兢兢的。

在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，怎麼最近大臣都沒有議論政事，沒有提一些勸諫為什麼？魏大人說了，陛下能虛心納諫，這是很難得的，應該臣子會願意來勸。而古人有提醒，要建立信任了才好勸，不然勸了之後，對方會覺得你毀謗他，「未信則以為謗己也」。信任之後而不勸諫，那就是沒有盡到為人臣的本分，叫尸位素餐，所以這裡也提到，就是要信任之後臣子才好勸。魏大人常常在引導太宗皇帝，體恤臣子、體恤人情，他接著又說到，每一個人的才性又不同，所以有一些怯懦的人，他雖然很忠誠，但是他有時候不敢講；離你比較遠的人，他擔心你不信任他，他又不敢講。領著國家俸祿的，他又怕講了以後你不接受，還惹來禍患，所以他有顧忌也不敢講。所以可能種種這些考慮顧忌，就比較少人現在敢出來勸諫。太宗聽完以後就想到，你講得很有道理，每個臣子要勸諫的時候，可能他還擔心真的會惹來殺身之禍。所以大禹他能「聞善言而拜」，都是這個態度來讓臣子不要勸他有顧忌。所以太宗又重新申明，他廣開勸諫之路，接納大家的勸諫，跟大臣講，希望他們不要有任何的擔憂害怕，直接跟他直言無妨。這是貞觀十五年的事情。

我們剛剛也提到太宗很虛心納諫，但其實人有時候不容易保持這樣的態度，因為可能隨著自己所建立的功業多了，稱讚肯定隨之而來，慢慢的這個接受納諫的態度也會退步。我們自己也很冷靜感受，我們學習傳統文化可能是三年、五年，我們現在那種謙卑的態度，接受別人勸的態度，比起五年前更深切了、還是反而不容易聽勸？這些觀照都很重要。孟子講的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，接受勸諫這是謙卑，謙卑提升學問就上去。假如我們聽勸的心境反而退步，事實上我們可能只是增長一些經典的見識、知識，但在心性上並不一定隨著時光而提升。所以時時觀照，恭敬心有沒有提升、謙卑心有沒有提升、時時設身處地的心有沒有提升？這個

心地功夫才是真實的學問。我們看「父母呼，應勿緩」，父母喊我們，我們有沒有趕緊恭恭敬敬的答應？那不只是父母呼是這樣，身邊的人有事找我們的時候，我們有沒有馬上以恭敬的態度趕緊做回應？「曲禮曰：毋不敬」，時時都要保持這個恭敬慎重的態度，所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這個才能德日進，過日少。太宗也是我們的好老師，他好的部分我們見賢思齊，他不妥當的部分，我們也引以為戒，這樣就善學了。

在貞觀十八年，太宗對著長孫無忌這些大臣說到，人臣對於帝王都是順從而不敢忤逆，而不敢進直言，都是講好聽話讓皇帝高興，但是我不希望這樣。我希望今天提出來，讓大家提寶貴的意見，來糾正政治上的過失，還有我的過失，不能有隱瞞，你們每個人依次都要講。長孫無忌還有身邊幾個大臣馬上講了，說陛下聖明，老百姓都受到很好的教化，天下是太平的，臣觀察的情況沒有過失。幾個人都是這個反應。黃門侍郎劉洎接著說，陛下，撥亂反正，因為唐朝以前的戰亂，延續了很長時間，所以能夠撥亂反正讓天下安定，這樣的功業確實是很難得的，就像剛剛長孫無忌大人所說的一樣。然而最近有人上書給皇上，他們所講的這些道理，皇上你聽了有不是很稱心如意的，就會馬上當面跟他們問個水落石出，要追根究柢，甚至於覺得他講得不對的，馬上就批評他、指責他了。皇上你這個態度馬上批評、指責，他們就覺得很慚愧，就不大敢再勸你了。皇上你現在這個態度，可能不是能獎勵大家繼續勸諫你的好態度。太宗聽完了，你講得很對，太宗說「當為卿改之」，我當為你這麼寶貴的勸諫好好把它改過來，太宗是珍惜臣子勸諫他的緣分。

我們聽到這裡，以後面對別人勸我們，我們要笑著對他說，感謝你護念我的慧命，我一定珍惜你這分情義，一定為你把它改過來。大家有沒有這分氣概？每個人勸我們，我們就對他講，好，我一

定盡心盡力改過來，不辜負你，改給你看。大家能不能做到？所以德行要提升，得下決心才行，不能再隨順這些習氣，這麼好的教誨，這麼好的榜樣，我們馬上領受、效法他。而這個過程，大家看，人要看到自己的問題真的不容易，這都是最近發生的事，也是要劉洎幫太宗提出來，而提出來我們得放下面子肯改才行。這個修道的過程當中，光是把面子放下不容易，感覺很像扒皮一樣。大家扒過皮沒有？痛不痛？那請問大家，改正習氣要扒幾次皮？N次，很多次。

而且人家幫忙你要很能接受，要不覺得難堪，不覺得難過，然後也不能惱羞成怒，人家才好幫助我們。人家幫你扒皮你要感謝他，謝謝你，你是我生命當中的貴人。而且真正是扒皮、改習氣了，才談得上修身，才是真幹！不然其實都是做學問而已，研究研究而已，自己很難提升德行，很難受益的。那天我跟我們陳真老師講到，這個修行常常要人家幫忙扒皮。陳老師說不要等別人扒了，趕緊自己扒最好。那這個太正確了，有過失自己念頭不對，自己馬上能警覺到，那是最可貴的，這叫自知之明。「自知者明，知人者智」，首先要先看到自己的過，能改自己的過。所以孔子讚歎顏回，「有不善未嘗不知」，自己有不對了馬上察覺，而且知道以後，「知之未嘗復行也」，知道以後就不再重犯同樣的過失，這不貳過很可貴。這肯不貳過還是懂得自愛，懂得愛人，孩子看著我，身邊的人看著我，我要給他們做好榜樣，不能再隨順習氣。這樣就能警覺性很高，督促自己不貳過。

而我們看到這一段敘述過程當中，劉洎通達人情事理，您看他一開始講，皇上你建立的功業，就像長孫無忌大人他們講的一樣，他先肯定前面人講的話。不然他們說皇上，你功勞很大，沒有過失，他馬上接話，哪沒過失，有過失。那不就得罪了那些大臣嗎？所

以人情練達皆文章，人家講對的部分肯定，不對的部分他把它補起來就好了。不要好像以自己的才智、以自己的智慧，讓別人覺得我高你低，我看得到，你都看不到，無形當中讓人不高興，形成對立這樣也不好。畢竟臣子之間對立了，也是增加皇上的擔憂，跟皇上的負擔。所以我們在團體當中，能夠調劑好人情，言語柔和，不以才智蓋人，這也是讓團體能比較和睦，也是讓領導者少擔憂這些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狀況。很多人很有才華、很聰明，可是他的領導每天要傷他的腦筋，他常常言語得罪人，搞得團體裡面人心不和。

所以先肯定了前面大臣，接著因為他肯定以後，皇上也會比較欣喜，接著再很誠懇的提出來，最近皇上你面對勸諫，好像在態度上比較會質問臣子，讓他們都不敢把話講完、講透。反而被你這麼質問之後，話都說不出來，這樣可能往後勸諫的風氣就愈來愈衰弱。所以故事當中，應該每一個主人翁，他們的處世態度都是我們的學處。而明主他能「開敢諫之路，納逆己之言」，這個非常難得。而上位者有這樣的心，往往有時候上位者一個態度表明了，但還是沒有人勸，這個中是什麼原因，這個上位者自己要去理解。或者是這些大臣要能洞察得到，提醒上位者。不然上位者搞不清楚：我都已經能接受了，為什麼大家還是不肯勸？

在齊桓公時代，齊桓公特別整修了一個地方，而且那個地方還可以掛火把，提倡大家來勸諫他，縱使勸到半夜了，沒關係，火把點上繼續講。過了好幾個月一個人都沒有，齊桓公也不知道問題出在哪。後來有一個鄉間的人，第一個來勸他，他就給齊桓公講，我今天來跟桓公你介紹九九乘法的方法。大家學過九九乘法吧？你們沒有學過嗎？二一二、二二四，不然在大馬稱為什麼？乘法表嗎？我剛才說九九乘法表，你們怎麼沒有反應？桓公一聽，這樣的東西有什麼好跟我講的，這麼簡單。這位鄉野的百姓就跟桓公講：桓公

，這些大臣、百姓們都覺得你很有學問，所以不敢來勸你，覺得講的你都懂，心裡覺得好像反而被你見笑，不敢講了。可是今天我是一個鄙俗的人，而且還拿這個九九乘法來跟你講，你都能接受，這個消息傳出去，人家都敢來勸你了。

所以這一個人，他能體恤到臣民心理上的想法，用這個很善巧的方法，自己帶頭，然後讓臣民的心念負擔放下。這樣桓公都能接受了，那我們也進諫忠言！所以他這麼一講，齊桓公聽了很有道理，原來他能體恤到臣民的心理負擔，所以封賞他讓他回去了，後來就很多人敢來勸諫齊桓公了。我們感覺到很多讀書人，或者是有見識的人，他們體恤人心特別敏銳。能體恤人心主要就是我們能放下自我，你看上位者說我都已經說可以勸了，怎麼大家都不勸？其實講這個話的時候，還是站在誰的角度？自我中心，我都已經這麼做了，怎麼還不勸？那還是要求別人。假如想都已經講了，為什麼他們還是不勸？一設身處地：他們的顧忌在哪裡？擔憂在哪裡？一轉念就能感受到對方的心情，就能夠引導大家放下那些罣礙，可以真誠相待。所以成就一件事，都還得要這些有心人、善解人意的人來促成。

我們再看下一句第四十九句，在第九冊一千一百六十七頁第五行，「舜曰」。我們一起把它念一遍：

【舜曰。予違汝弼。汝無面從。退有後言。故治國之道。勸之使諫。宣之使言。然後君明察。而治情通矣。】

舜王他面對大臣說到，我假如有違背，『違』是違背古聖先王的教誨，或者「違」也是違背德行，有做出不對的事。『弼』就是輔弼，就是你們要輔助我，要護念我，你們要糾正我的過失。『汝』就是指這些大臣，你們不能夠當面順從我，反而是退朝以後，背後才在議論我，這樣就不妥當了。這一段話很可貴，他希望大臣們

只要看到他有過失，馬上提醒他、輔助他。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態度來面對同仁、面對家人，我只要有過失你們趕緊提醒我，甚至於是哪句話講錯了，私底下馬上要提醒我。因為我們學習傳統文化，身邊親朋好友都知道，我們是中華文化的一面旗子，我們說錯話、做錯事了，都有可能讓人家說：那學的人都學成這樣，我看我們別學了。我們不願給聖賢人抹黑，有這樣的一種期許，就能這麼警覺自己的言行。但自己警覺之外，有時候自己看不到的，還要身邊的人提醒。告訴身邊的同參道友，我這一生一定要成就，所以希望你們幫助我，一有過失趕緊提醒我；不要當面順從我，反而背後議論。

我們在團體單位當中開會，都要當面把事情談清楚，沒有什麼話不能講，為什麼？大家是為公，為正法久住，哪有什麼話不能直接講？除非有私心。不能因為顧及人情、顧及顏面，把大事給誤掉了這不妥當的。而且因為我們要提出問題的時候，是對事不對人，是真正為團體好，而且也是為對方好。你說可是講了以後，他不高興，怎麼為他好？你是為了他不高興，還是為了不要讓他造孽？他假如錯了不指出來，誤的是大眾的事，那他造的孽可大！所以真正提出來，才是真正愛護他，我們不要為了顧及人的面子，而把公家的事誤了，而把他的修行給誤了。所以大家有這個認知，為了自己的德行，也為了大眾的事、公家的事，都直言不諱把話說清楚；不要開完會之後才說，這就是很不道德的。所以顛倒、顛倒，我們現在不能顛倒，現在顛倒的現象太多，不細細想想不知道，沒有人提醒不知道。每次開會有沒有意見？有沒有反應的？沒有，一出門話特別多。這就沒有盡本分之外，還造罪業了，所以要改這個態度。

假如沒有經典提醒我們，真的我們顛倒的部分太多了。吃飯也顛倒是吧？你看現在都吃宵夜，經典提醒我們是晚上要吃少的，怎

麼愈吃愈多？沒有經典人連過日子都不會過，你看現在人過日子都過啥樣子去了？有一個朋友他在澳洲，他的姪子讀大學，結果十點多他去睡覺，他的姪子跟同學還在那happy，還在那熱鬧著！這大學的姪子就跟他講，你現在就睡覺，你怎麼這麼不正常？所以這個年頭正常都變不正常，不正常的人很凶都覺得他正常，都覺得說現在就去睡覺了，真不正常，真不會享受人生。他那個不叫享受人生，那叫作賤自己，跟老天作對了。真的，不對照經典人真的不會過日子。

比方說女孩子穿衣服，請問大家，穿得愈莊重、愈美麗，是在家裡穿，還是在外面穿？在家裡。出去外面不要穿太漂亮，招蜂引蝶，亂了社會風氣，你看現在男女關係亂了，跟女孩子穿著有關係。在家裡穿著莊重了，孩子受教育，先生看了心曠神怡。現在是在家裡穿得很邋遢，先生都不想看了，出去外面人家到處看。古人這個都講得很清楚，你看我們都不懂，現在社會風氣又人云亦云，搞不清楚什麼叫正道。我那天跟一個朋友講，很多人練肌肉練到一塊一塊的，很多都是受傷的，都是運動傷害。他一聽嚇了一跳：我以為這樣才叫強壯、健康。你看我們東方練的運動都是很緩和的，練你的精氣神那個才叫健康；不是很激烈，都超過身體負荷，最後都傷身體。您去調查奧運會百米冠軍，平均壽命四十幾歲而已，他都不道法自然，都是逞強鬥勝。

所以這些經典讓我們為人君、為人臣，才知道怎麼做才是在道中，什麼是君道，什麼是臣道。『故治國之道』，所以治理國家的方法、道理，要能主動鼓勵臣民勸諫，而且『宣之使言』，就是引導他們肯講出真話來。然後因為大家都肯反應，肯講真話了，君主才能明察事情的真偽情況。能夠『治情通』，就是通曉整個治亂的真實情況，適時的去做好調整。為人臣確實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

」，而且君臣當中受國家君主的信任、俸祿，也要竭忠盡孝。所以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」，這是在《論語·季氏十六》，「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焉」。就是剛好子路、冉求他們輔佐季氏，季氏犯了很嚴重的錯，子路、冉求他們沒有直接指出來面諫季孫氏。夫子就感嘆說，現在你的領導者他做錯了，有危急了，你反而不去維持，不去護念他，他用你這個大臣幹什麼？本分就沒有盡到。而應該是什麼？陳力就列，就是盡心盡力去做；不能者止，就是做了以後不能接受，這個時候才能夠停止。都還沒有盡心去做、去克服就退縮，或者就不講了，這樣是沒有盡到責任的。所以夫子也是透過每個機會提醒學生，這些為人臣，或者每個角色的本分應該怎麼樣去盡。

我們接著看第五十句，在第五冊七百零九頁，在中間的位置，「興國之君」這裡。我們一起來念一下：

【臣聞興國之君。樂聞其過。荒亂之主。樂聞其譽。聞其過者。過日消而福臻。聞其譽者。譽日損而禍至。】

我們看這個句子，都可以感覺到上位者的一個態度，影響到整個國家、團體的興跟衰。所以愈在上位者愈要戰兢惕勵，誠惶誠恐，因為責任大，影響的面大。我們看到《孝經》當中「諸侯章」，諸侯他是一國國君，都是提醒「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，制節謹度，滿而不溢」。他時時要守住道德，守住他的德行才行；一隨順放縱習氣，可能這個國家它自身就要有災禍了。《詩經》的一個比喻，就是他們上位者應該時時保持的心態，叫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。所以有權位了，不是拿著權位去放縱、去耀武揚威，而是要拿著權位去利益他人，然後去成就自己才對。所以這裡提到的，使國家興盛的君主，他是非常歡喜聽聞他的過失；而荒亂的君主，是很喜歡聽到別人讚譽他。而能夠喜歡聽聞別人指出他的過失

，這樣他才能『過日消』，過失愈來愈消除、愈來愈減少，德行愈來愈好，福分就能夠很快的降臨。這個福是靠德感召的，福是靠心來耕的，所以「過日消而福臻」。

《太上感應篇》講到的，「一日有三善，三年天必降之福」，一個人每天都是斷惡修善，他的福很快就來了。一個領導者有福，也是整個團體的福氣，所以上位者要帶福氣給大眾，不是帶災禍。聞到這些讚譽美言而很高興，這樣反而聽不到忠言，看不到自己的缺點，這樣德行日損反而災禍就要到了。我們上節課有講到，「巽與之言，能無說乎，繹之為貴」，聽到別人讚許的話不能太高興，要反思人家講的實在嗎？我真的有這麼好嗎？而且這也是眾人之力，我不能獨自邀功。能這樣去反思，就不會好虛名了，就不會『聞其譽』，然後『譽日損而禍至』。所以禍福，都是自己的心態感召的。

在貞觀時期，貞觀二年的時候，太宗也給身邊的臣子說到，這個英明的君主，他能夠時時想著要改自己的短處，增長他的善行，這樣的態度才能成為明主；而暗主都是護自己的短處，反而一輩子都是很愚昧。所以提到隋煬帝都是自己誇讚自己，然後護自己的短，拒絕臣子的勸諫，所以身邊的人就不敢勸。隋煬帝那個時候有一個大臣叫虞世基，這個大臣也沒有勸他。太宗談到的時候，就說隋煬帝都不能接受勸，虞世基也不敢勸，他的罪應該不是很嚴重吧？就跟身邊的大臣在談論這個事情。杜如晦，杜如晦也是個大臣，就說天子要有勸諫的臣子，他雖然德行不算很好，但不至於會失天下。

而孔夫子也稱讚春秋時候的史魚，「直哉史魚，邦有道，如矢；邦無道，如矢」。這個典故我們也跟大家談到過，就是史魚到死都還在勸君王，死諫，把自己的棺材放在窗下，沒放在正廳。這麼

正直的臣子，夫子非常讚歎，自始至終都是勸諫。而虞世基也不能因為隋煬帝無道，他就沒有去勸諫，他這樣苟且偷安，又在這麼重要的位置這他是不對的。他應該假如勸了不聽，他可以辭掉、引退，這樣才是為人臣之道。杜如晦還舉到商朝時候，商紂王非常殘暴，而當時的箕子是裝瘋賣傻逃過了這個死難，比干是勸諫到死。而孔子都很稱讚他們不簡單，是仁者。箕子是裝瘋賣傻，保留他這個命，以後可以再利益這個世間，因為已經知道商紂王根本就勸不通。但虞世基是並沒有勸。

這個時候又講到，晉朝時候的一個典故，當時候晉惠帝的皇后賈后當權，要廢掉太子，那時候大官張華並沒有勸諫，反而就隨順了賈后。後來趙王倫舉兵把這個太后廢掉，因為她專權，也把大臣張華抓起來。張華說了，廢太子的時候，我並沒有一句話都沒講，我當時也有講話，但是沒有被採納。抓他的人就說，你是當到三公這麼高的位置，太子無罪被廢掉，縱使你有提出來說這樣做不妥當，人家不聽，你可以引退，你幹嘛還貪著這麼高的官位？人家這麼一講，張華就講不出話來了，後來也被判死刑了。這裡杜如晦也舉了《論語》這段話，「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」，君子面臨這種危急的時候他的氣節是不能變的，不能因為官位，貪戀這個榮華，而沒有做出他應該做的進退。

杜如晦提到這個公案，就是要講到，虞世基處在宰相的位置，應該講話他卻沒有講，所以他也是罪過非常大的。太宗聽完杜如晦的分析，也非常認同。您看太宗一開始還講到說，隋煬帝他暴虐，那應該虞世基的罪過就不是很大了吧？太宗在分析這個事的時候，還可能只偏向於看到隋煬帝的過錯，而沒有看到臣子的過錯。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看很多事，往往可能看到一方的問題，而沒看到另一方的不妥。所以看事要都方方面面看得準確，這很重要。比方你今

天身邊的親朋好友有衝突，他們兩方的問題在哪，我們要看得清楚，不然可能會偏袒。一偏袒對誰都沒好處，偏袒那一方反而看不到問題，不被偏袒的他反而會覺得委屈，甚至於會記恨。

太宗聽完，說「杜公所言甚是」。所以人君必須接受這些忠臣的輔助，這樣國家才能夠安寧。隋煬帝時候不能聽底下的勸諫，所以惡貫滿盈禍來了。但是人主假如有不妥當，臣下又不勸諫，都是阿諛奉承的話，那君是暗君，臣也是諂媚的臣子，君暗了，臣又諂媚，這個國家的危亡就不遠。所以太宗說到，今天藉由這個機會，應該期勉我們君臣上下一心都是為了整個天下，各盡自己的公心，時時互相可以指出問題，就君臣之間可以多切磋、多指正，才能成就國家的治道。所以諸位大臣能夠盡忠誠來匡正我的過失，我最終絕對會接受，不會不高興，甚至是指責大家。太宗在很多跟臣子談論這些君臣之道的時候，最後都會拉回來，期勉所有朝廷的大臣，當然更重要也期勉自己。

所以我們在團體當中，其實人善惡念、邪正的念頭是夾雜的，有時候討論起來都不知道誰對、誰錯，愈討論好像他有道理，他講得好像也對，變得無所適從了。這個剛好是有杜如晦這樣的大臣，這麼能透徹分析，不然有時候也會似是而非。那我們團體當中聽誰的？假如在團體當中，誰講的我就信，誰講的我就不信，這樣也不妥。應該是一個理智的態度，誰講的跟經典相應的都要聽，大家要有這樣的認知、共識。當然更好的是我們每次談論事情，最後都能歸結到，所以孔子說，所以《弟子規》說，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說。不然我們也不知道講了半天自己的觀念對不對，有沒有引導錯自己的同仁，這個都是言語很慎重的態度。所以以法為師、以經典為師，這個對一個團體來講相當重要。

而太宗很可貴的地方，藉由每個機會提起每個人的本分、正念

，鞏固他為人的正確態度。其實人是需要提醒的，一而再、再而三，不厭其煩提醒、勸諫。下屬勸他，他也時時抓住機會勸勉、教導他的臣子，從這些應對當中，我們可以感覺到太宗是君親師做得很好。君，他都期許自己先做；親，關心臣子的生活；師，抓住每個機會提起下屬的正知正見。親，我們上次講過，這些大臣生病的時候，太宗親自去看望。甚至於有一次魏大人病得很重，一看他房子這麼不好，把自己要建房子的材料全部搬來，五天就把魏大人的房子都建好了，這很愛護下屬。好，這是第五十句。

我們看第五十一句，在第三冊四百六十三頁，中間的位置。「折直士之節」，我們一起念：

【折直士之節。結諫臣之舌。群臣皆知其非。然不敢爭。天下以言為戒。最國家之大患也。】

折就是挫折，或者是侮辱，就這些正直的臣子他勸諫的時候，反而不接受，還羞辱他、折辱他，這就是『折直士之節』。『結諫臣之舌』，「結」就是阻撓、障礙這些進諫之臣說話，他每次要勸諫都被君王給制止，甚至是辱罵於他了，他就不敢再講。『群臣皆知其非』，就是大臣都知道君王的過失，『然不敢爭』，可是卻沒有人敢據理力爭。『天下以言為戒』，天下對於進諫忠言都引以為戒，都不敢去做，都很有恐懼、戒備之心，因為深怕君王侮辱，甚至是降罪，『最國家之大患也』，這種風氣是國家最大的禍患。假如一個朝廷，還有團體，大家都不敢講真話，這個團體的大患就要到了，因為都不敢講真話就不明白事實情況。不明白情況這下決策都會下錯，決策一下錯人心就背離了，所以一個風氣都是影響整個人心的向背。

在團體當中其實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風氣是每個人敢講真話，敢為了團體的利益去據理力爭，去表達，那這個正氣就

起來了。每個人都毫無顧忌的去為團體把關，去找出問題來，而且他勸得對又肯定他、又支持他，就把大家那種公天下的心，利益團體的積極性，就給調動起來。當時候太宗有不對的地方，有一個臣子勸諫，太宗要判一個人比較重的罪，結果孫伏伽勸說不應該判這麼重，皇上當下把一個蘭陵花園就賜給孫伏伽，把一個很大的花園賜給他。大家都很驚訝，當然孫伏伽也很驚訝。結果唐太宗說的，我上任以來，他是第一個當面指出我問題，所以重重有賞，把那個風氣就帶起來了。所以興衰有時候都是在無形的人心是關鍵所在，調動大家的積極性，就一定要讓大家為公、為團體都敢講真話，這對的。而這裡提出來的，是這個上位者根本就糟蹋底下人的忠誠跟勸諫，最後就人家都「以言為戒」，這個國家離禍患就不遠了。

這是整個「納諫」的部分，「納諫」還有下一句，我們下一次再來談。今天這麼多句，我們雖然哪一句不一定全記住，就要謹記能夠接受別人的勸諫，才能「德日進，過日少」，這個態度我們藉由這些經句已經入心、內化了。內化了嗎？好，你說我內化了，你真的覺得自己內化了，明天你會有考試。突然有人勸你，你火氣要上來：我昨天才說內化了，怎麼今天又上火了？大家有沒有經驗，我們今天才說我什麼做得不錯，下午就有考試？告訴你，還差得很遠。所以真的學問要深到內心深處，真正把心上骯髒的東西挖掉，才是真正德行到位了，可能不是只有表面上，我們覺得好像做得不錯。好，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